百家笔会

寻访曹雪芹

□ 刘德安

曹雪芹在这里居住时，常沿着这条小道问古访友。这条小道被人们称为“曹雪芹小道”。看到一些游客参观完纪念馆后，就沿着这条小道进山寻觅关于曹雪芹的故事传说，领略山间风光。

夏天，北京西山脚下植物园里绿树红花，荷花盛开，蜿蜒的小河碧波荡漾，晨风清凉，生机勃勃。远眺西山矗立，山色如黛。我从海南远道而来，探访曹雪芹的遗迹。

北京植物园很大很美，沿石板路而行，去寻访“曹雪芹纪念馆”。一路按路标行去，远远看到一片农家院落似的建筑，门口人群熙熙攘攘，那就是曹雪芹纪念馆了。走进纪念馆，大门朴素平常，原本就是一农家院改建的，体现了曹雪芹著书时居住的房屋特点。纪念馆门口有三株历尽沧桑的古槐，四百多年的树龄，据说是曹雪芹当年所栽。一口古井是曹雪芹当年取水的地方；另有一石——元宝石，传说这是《红楼梦》中大荒山无暨崖青埂峰下的那块石头的原型。这些遗存形成了“古槐幽夏”“古井微波”“元宝遗石”的景观。

当年曹雪芹家被雍正抄了之后，从繁花似锦的金陵北迁北京，先是住在崇文门外菜市口大街，有十七间房的院子里，后又搬到西山脚下的正白旗黄叶村居住，并且用十年的时间，在“悼红轩”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创作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贫困中春去冬来，十年辛苦，方得书成，但传书八十回，并未完成。一说是写完了被人借阅弄丢了；二说是写到八十回就不写了。书中作者自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最早以《石头记》为名问世，誉满京城，以手抄本流行于士大夫之间。“开口不读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置于庙市，值十数金”。后经高鹗续写后四十回，程伟元刻印120回，全书完璧，得以广泛流传。书中黛玉、宝钗等金陵十二钗为人津津乐道，遂有“红学”问世，衍生“曹学”“版本学”，由“旧红学”索隐派至“新红学”考证派，成为显学。因曹雪芹初书只有八十回，便引出作者、续书、家世、版本诸多公案，几百年纠缠不清。《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高峰，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并译成22国文字，影响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山脚下正白旗的农户家墙壁上偶然发现了曹雪芹的“题壁诗”和一副对联，被认定此屋为曹雪芹旧居，于是八十年代正式建立纪念馆，后又三次扩建，成为目前最大的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家世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曹雪芹的青少年时代。叙述了他在金陵的生活，和曹家被抄家经过；第二部分，京师旗人。叙述了曹家从金陵回到北京后的境况；第三部分，著书正白旗，创作《红楼梦》。叙述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艰辛过程。参观者可从展览中了解曹雪芹家世和兴衰的历史。曹雪芹的祖父、父亲在金陵任江南织造六十年，曹雪芹自幼长在繁华之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曹家被雍正抄后，返回北京，家道中落，贫困度日，今非昔比。正是历尽繁华沧桑，家道中落陷入贫困，促使曹雪芹发愤著书。整个展览展示了曹雪芹的一生。曹雪芹结过两次婚，有一子，不幸夭折。没多久，曹雪芹因痛失爱子，过度悲伤而亡。

在曹雪芹纪念馆院子里，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有时尚感的“微信群聊”的景观，围绕“放风筝”的事，让《红楼梦》中的人物宝玉、黛玉、宝钗及曹雪芹同时代的友人敦诚，和历史上评论过《红楼梦》的文化名人张爱玲、胡适等人以“微信群聊”的方式，各抒己见。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聊天的：

贾宝玉：“我刚看见天上飞了一只雏燕风筝，变化万千，风筝听命于百仞之上，你们知道是谁放的吗？”薛宝钗回复：“想必是园外高人，咱家人都放不了那么好。”贾宝玉回复薛宝钗：“真想找这么个高人好好请教一番。”林黛玉回复贾宝玉：“我刚看见天上飞呆燕，不知你看见没有？”曹雪芹回复宝玉：“要放好风筝，需先扎会风筝，通晓哪里有风，哪里泄风，掌控好风筝与风的关系才能收放自如，等我将《南鹞北鸢考工志》编好后赠予你，细细读必有进益。”张爱玲：“世界再大也要找到风筝。”胡适：“我就说嘛。”

还有一段曹雪芹、爱新觉罗·敦敏、贾宝玉、袭人的“微信群聊”：

曹雪芹：“昨日红迷会请我饮酒，大醉，已经交于此人，你们寻他去吧。”爱新觉罗·敦敏回复曹雪芹：“昨日事忙，错过了红迷会的酒局，今日山中天气正好，约不约？”贾宝玉回复曹雪芹：“后四十回，我要与林妹妹在一起。”袭人回复宝玉：“二爷少说此话，虽然是小号，老爷知道了又要问你。”

以微信形式讨论“风筝”和聊天，别出心裁，新奇有趣，富有现代感，拉近了年轻人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距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放风筝的民俗，书中人物放的风筝有：蝴蝶、凤凰、螃蟹、美人、大雁、蝙蝠、喜字等样式。

走出纪念馆看到有一个标志牌——“曹雪芹小道”，这条小道也算是纪念馆有特色的外延部分。一条窄窄的石阶小道通往大山的深处，沿途有十方普觉寺、隆教寺、五华寺和寿安石刻等多种古迹遗址。站在山脚下，往上望去，山深路幽，山花烂漫，景色宜人。据说途中的黛石、石上松、灵芝草都是《红楼梦》中的原型。曹雪芹在这里居住时，常沿着这条小道问古访友。这条小道被人们称为“曹雪芹小道”。看到一些游客参观完纪念馆后，就沿着这条小道进山寻觅关于曹雪芹的故事传说，领略山间风光。我本想也沿着小道进山一探究竟，无奈时间仓促，天色将晚，只好作罢，留下了遗憾。

据介绍，曹雪芹纪念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至今，已有800万人从各地来此参观，扩大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影响力。

不知不觉在纪念馆度过了半天的时光，至“文创室”购买了《曹雪芹传》和《红楼梦》连环画等。读《红楼梦》几十年，我以《红楼梦》文本为依据，写了几十篇关于《红楼梦》的文化散文，出版过一本“读红随笔”《红楼梦》，早有寻访曹雪芹的夙愿，此次趁到北京寻访鲁迅文化行之际，得来曹雪芹纪念馆一游，也算是一件幸事吧。

走出纪念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植物园和纪念馆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之中。这是美好的一天。

天涯诗海

故乡的小河

（外一首）

■ 潘铜娟

春天，小河是温柔端庄的姑娘
如母亲的手，温暖细腻
波光粼粼，似她含笑的目光
轻抚岸边的青草，唤醒沉睡的花香

夏天，小河是热情浪漫的儿郎
如父亲的脊背，敦厚坚实
奔腾的水花，是他爽朗的笑
承载着我们的欢乐，一路飞扬

秋天，小河是宁静澄澈的祖母
如奶奶的眼眸，安稳沉静
落叶随波，悠悠飘向未知的远方
那舒缓地流淌，是岁月的低吟浅唱

冬天，小河是包容厚实的祖父
如爷爷高举的手臂，托着希望
冰层下的暗流，藏着梦的力量
等待春风，再展欢畅的模样

我离开故乡的那天
小河的水涨到了堤岸
水草疯狂生长，如我纷乱的思绪
鱼儿、虾儿在心里乱撞

哗哗的水声，一路跟随
陪伴我走向未知的他乡
那故乡的小河啊
永远在我心中流淌

荷塘月夜

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水中卧着一轮明月
薄纱似的清辉笼罩着一方荷塘
空气里飘浮着若有若无的清香

亭亭的荷花似梦幻里的仙子
袅娜的身子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碧绿舞裙惊醒鱼儿梦甜
它们睁开惺忪的睡眼
在水面划出一道浅浅的波纹

月儿笑弯了脸
害羞地藏进水草间
枝头的鸟儿，蝉儿屏住了呼吸
忽然齐声，唱响欢乐的和弦

歌声悠悠，湖面涟漪绵绵
这夜的荷塘，沉醉了心弦

船型屋

■ 李乔飞

五指山的风，轻轻叩响船型屋老旧的门板
沉睡千年的老屋，从睡梦中舒展慵懒的四肢
吱嘎一声，推开门扉的刹那
屋檐下甘工鸟衔起船型屋枯色的茅草
奋力展翅飞跃五指山之巅
崇山峻岭深处的船型屋，逐渐苏醒

我折起黑色的牛仔裤脚
登上崎岖村道，在船型屋之间
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岔路支点
心跳剧烈，忍不住双手颤抖
不停按下摄影机的快门
终日积蓄的眷念和渴盼像喷薄而出的烈火
把我和船型屋熔铸成一条彩色的血脉胶带，永不断裂

椰岛走笔

琼北乡间的牛或朱顶红

□ 张晓云

在海口琼北地区默默卧着龙桥、龙泉、龙塘三个镇，三条龙。有龙的足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实现了一次实打实的兜风——兜来的风，很轻，很轻，稍一松开，它就会顺势飘转过来，兜我，两相交缠，自成生气。

车慢行在乡间路，两边是湿地田洋，一一掠过稻田、荷花塘、水草、河滩。远处，天苍野茫，偶尔飞落一两只鸟儿。近处，田埂边，居然站着一头沾满泥巴的牛。

我是大地上一头沾满泥巴的牛，我觉知。我要像这头牛，牛鼻向天，轻哞一声，开始劳作。只要能换来泥水里打滚的时光，只要馈赠我的土地，绿意葱茏，有白鹭在上飞翔。就像这片“微风翻翻芋叶白”的香芋基地，由当初的几棵香芋苗，发展到如今的几千亩芋田洋，由一个人的种植，带动周边几个海口村庄的集体大合唱。

这是一股牛气，鲁迅大先生喜欢的。我一边前行，一边继续寻找天地间的牛。

在乡村旷野，在高低起伏的坟墓顶端，均发现一丛丛像君子兰一样的花草，且开着夺人眼球的大红花。我被惊到了，此花一种，坟墓生辉，人间必明。我赶紧请出手机识花君，原来乃红花莲也，学名朱顶红。请注意看啊，一根根颀长挺拔的茎上花，向阳对朵开，状似喇叭，又似并蒂莲，在暖阳中轻轻舞动。

是哪位蕙质兰心人种下的习俗？直到此行，发现了一条深藏民间的大牛：韦执谊。韦执谊与朱顶红，这是一个令人感怀的内在联系。

看似漫不经心的漫游，却生情在一个风儿缠绵的凉亭，凉亭竟是为纪念千年前的唐朝宰相韦执谊所建。歇息凉亭，放眼前方湿地田洋，一望无垠，水盈绿染，一幅“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诗画悬挂眼前。如此自然生态，正是被谪居海南，任崖州司马的韦执谊及其后人，兴修了水利工程，即岩塘陂与亭塘陂的结果。这两个琼北地标性建筑，如今被誉为海南的都江堰，年年防洪、灌溉、排涝，惠及千秋万代。

所以，韦执谊，待在海岛，只活七年，却被海岛记了一千多年；所以，韦执谊爱朱顶红。他在教民种养的同时，也在庭前后院栽了朱顶红。朱顶红在沙土和火山石漠地依然肆意绽放，花茎与花苞竟像倒立的毛笔，状似“状元笔”般风骨凛然，这正如崖州韦司马泪湿青衫袖，依然扎根与滋养一方的情怀。再细看，朱顶红，石蒜科，是球根花卉之王，每年能分出好几个子球，每个球都能抽出肥厚碧绿的狭长叶子，并且越长越多，一如“百子莲”。这与韦执谊之后不是一样吗，韦公之后，后又传后，代代努力，生生不息。

当我伫立在林木萧萧的怀抱里，同在怀抱里的，还有长眠了一千多年的唐朝宰相韦执谊公之墓，以及墓前那一丛丛朱顶红，年年风吹注定红。我不禁一阵惊喜莫名，我仿佛有了翅膀，起飞于原野山林，环绕于原野山林。

我应该，爱上这片有朱顶红的原野山林，我们应该，都是大地上的一棵朱顶红。年年祭奠，不如在远逝的亲人坟墓前，种下一丛朱顶红，年年祈愿，如有机会，不如做一回众生都欢喜的朱顶红。

闲庭信步

蕉如美人

□ 刘新昌

傍晚，去湘府公园散步，在山坳里的一个池塘边，碰到一大丛美人蕉，大红、明黄的花朵争奇斗艳，熏风拂过，花容璀璨。这里人迹罕至，我独坐在池塘边，细细欣赏着这花大色艳的美人蕉，直到天黑，才恋恋不舍起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莫名想起汪曾祺在《昆明的花》里描写的场景：“我曾到郊区一中学去看一个朋友，未遇。学校已经放了暑假，一个人没有，安安静静的，校园的花圃里一大片美人蕉赫然地开着鲜红的大花。我感到一种特殊的、颜色强烈的寂寞。”

于汪老，他的寂寞或许是芳华无人赏的孤独，亦或是寻友而不遇的落寞，于我，是眼前蕉如美人，却无奈天黑，黑灯瞎火无法继续欣赏的惆怅。

其实，我喜欢美人蕉，除了喜欢它叶绿花红（黄）的颜色外，更喜欢它神如美人却不娇气的性子。它对土壤、环境要求不多，排水良好的沙土也好，板结黏质的黄土也罢，只要给足了阳光与肥料，它就如提枪上阵的花木兰，抑或如戎刀挥舞的樊梨花，咚咚锵，咚咚锵，用不了多久时光，就能横扫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美人蕉四季皆开，不似某些花朵，娇滴滴，需在春天温暖舒适的环境里，才肯开花。即使酷暑时节，烈日熏风里，美人蕉照例霸气开放，肆意泼辣的劲儿，颇似《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只可惜王熙凤辣过头了，香辣、麻辣、泼辣、酸辣、毒辣五辣俱全，无怪乎《红楼花语群芳谱》里将王熙凤命名为罂粟花，一点都不为过。

儿时，老家房前有一条小河，河埂上，栽着一大片美人蕉，夏日晌午，难得的休闲时光，我总爱抱个西瓜，边用勺子挖着吃，边远眺河边盛开的美人蕉，那苍翠碧绿的叶，那明艳壮美的花，那波光粼粼的水，仿佛一幅油画，刻在我的记忆中。

当今著名作家胡竹峰曾在他的《仙人掌与美人蕉》里慨叹，“美人蕉姿态优美，极入画，又极难画。见过齐白石、潘天寿、钱君匋诸位先生笔下的美人蕉，画得出鲜艳画不出浓荫，画得出浓荫画不出饱满，画得出饱满画不出鲜艳，这是美人蕉的异禀——让画家无可奈何。”

是的，仔细观察过美人蕉的人都知道，它的花，既不像兰花那样左右对称，也不像百合那样的辐射对称，它是凌乱的、松散的、耷拉的，它的美一如《仕女图》中的仕女，那种慵懒的精致，那种涣散的美感，再高明的画家，再浓艳的笔墨也难画出它的神韵来。

生活记事

鸟声喧哗

□ 章铜胜

周末，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天，偶尔听见一两声鸟鸣，很是悦耳。虽然住的小区离山近，于市场吵嚷里，坐在家中听到鸟声，还是颇为难得。我们开始分辨那一两声鸟鸣，妻说是布谷，我听着像是斑鸠，女儿虽然听得一脸茫然，却是很开心。

小时候对于鸟鸣是很熟悉的。彼时，总是在早晨一片鸟声喧哗中醒来，晚上看着鸟儿归巢，才和玩伴依依不舍地告别，然后回家。儿时的乡村，鸟声清越，或者说乡村总是在一片鸟声喧哗里。那一声声鸟的鸣叫，掠过无波的水面，穿透寂静的田野，在村庄周围，也在村庄里。离乡以后，已经多年没有留意鸟声了，对于曾经熟悉的鸟声，竟已模糊难辨。

乡村的清晨，在鸟声中醒来。清明，布谷鸟满山满野不舍昼夜地叫，仿佛在劝农稼穑；八哥站在水牛背上，性子像守在水牛身边的牧童，叫声随意叽喳；白鹭的叫声难得一闻，被惊吓后振翅飞远，才发出一两声鸣叫，远远地听着，竟听不清晰……

乡村的鸟鸣是自然的，就像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后的一身轻松，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闲适与轻松。李笠翁说：“花鸟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鸟的鸣声，在乡村，与其说是媚人，不如说是闹人，是乡村热闹喧腾的最美和声。

在城里，早晨去公园晨练，常见有老人遛鸟，一只只鸟笼挂在远远近近的树上，多的是画眉、八哥、鹦鹉之类，鸟的鸣声听来，总觉得放不开，有点干涩，不大喜欢。我喜欢听原野里鸟鸣欢唱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像大自然多声部的合唱，唱得乱了，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如乡村，纯朴得有点奢华。

不喜欢笼中鸟的，还有周作人。1936年，他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曾写过系列短文《山中通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游客中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如果赏玩，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地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

周作人只是因爱鸟而生困惑，郑板桥对鸟的态度要可爱得多。他在潍县署中写了封信给弟弟郑墨，似乎言犹未尽，想想，在信的背面又写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话：“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居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量时睡梦而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颓面漱口啜茗，见其扬翚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

听一片鸟声，而能想到《云门》《咸池》之乐，爱鸟而能言道，真的是可爱的才子形象跃然于目了。在众鸟啁啾振羽中，人应该是客，是来到鸟的国度、鸟的家园的客人，可见郑板桥是有真性情的可爱之人。

今天，我们居于高楼之上，如身在樊笼里，更像一只楼中鸟，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宅着，已不能像郑板桥那样植树引鸟，听鸟欢鸣，看鸟振翅了。

也许哪个午后，在听到第一声鸟鸣之后，我们一家人应该循着鸟声，去那片离家不远的山林，或是择日去更远的乡野，听那一片鸟声喧哗。

大暑之韵

□ 丁宇

大暑，宛如一场盛大的季节狂欢。阳光如瀑般倾洒，在大地的沟壑间肆意流淌，空气仿佛瞬间燃烧，滚滚热浪层层叠叠汹涌袭来。

田间的稻穗，于暑气中逐渐饱满。农夫的汗水，在土地上凝结成夏日炽热的诗句。那诗韵之中，透着无比虔诚的希望，每一滴都在无声诉说着辛勤与坚持。

蝉鸣，好似夏日的高音歌唱家，于树梢、在枝头不知疲倦地奏响着生命的激昂乐章。

荷叶在池塘中悠然摇曳，为鱼儿撑起一片清凉的庇护所。偶尔掠过的蜻蜓，不经意间在水面漾起圈圈涟漪。

夜晚的星空，璀璨而深邃，犹如父亲那深情眺望的目光。悄然拂过的微风，携来片刻的舒爽与惬意。

闪烁的萤火虫，宛如梦幻的使者，在大暑的夜里，编织着迷人的童话。

大暑，是大自然给予的一场严峻考验，也是生命尽情绽放的绚丽舞台。在这炽热的时光中，我们怀揣坚韧之心，勇敢迎接生活的滚烫。